



热点点击

最早读彭家河,是《瓦下听风》。瓦上风声、乡村旧物,是他写给故乡的深情。但那页翻过之后,我更在意的是《在地下奔跑》——它写一个“蓉漂者”如何被成都接纳,又如何在成都扎根,最终生出浓得化不开的城恋。乡愁在这里只是一缕背景音,真正的主调,是地下奔跑的节奏,是城市街巷的灯火,是一个异乡人对都市的依恋。

彭家河的进城之路漫长而扎实。从川北山村到镇上,从乡镇到县城,从县上到省城,每一步都用双脚丈量、用文字打拼。他在《走进成都》里说:“我在二十岁之前因参加论文答辩只到过一次成都。”后来来过不到十次,“都匆匆而过”。直到三十五岁后,命运才真正把他送进这座两千万人的大城。起初,他仍是“寄居者”,甚至刻意强调:“我只是在人间借道而驰,身是过客,心是归人。”我将这句话视为全书文眼,道出一个“蓉漂者”的精神转折——身体还在借道,心却已悄悄归城。

整部《在地下奔跑》,核心是一名“蓉漂

者”对蓉城从陌生到接纳、从读懂温情到深深依恋的心理转变,层层递进,沉淀出独属于他的城恋。字里行间,透露出彭家河对城市包容性的层层体认,以及对都市依恋的步步加深。

其一是感官上的包容。他敏锐地捕捉到地铁这一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。在地下,人“被取消了许多身份:职业、财富、籍贯、学历,甚至姓名,都变得不再重要”。他写地铁上那个“露出被铁链锁住的双手”的少年,周围人“诧异”之后便“暗笑”,而后各自散去,“留下身后狐疑的目光”。城市的包容,首先是一种感官上的不排斥,一种“允许你存在”的松弛。对“蓉漂者”而言,这种松弛极其珍贵:你不必解释来路,不必表演成功,不必时时证明自己属于这里。地铁门开合之间,城市以沉默接纳了每一个奔跑的人。

从过客到归人

□陈志宏

其二是理解之后的温情。城市并非冷漠,只是不喧哗。彭家河在成都生活久了,渐渐读懂那些不声张的善意:早高峰里让出的半步、面馆老板多添的一勺、深夜便利店亮着的灯、地铁报站声里日复一日的秩序。他不再以“外乡人”的目光打量成都,而是以“我们”的口吻说起这座城市。地下奔跑,看似是通勤,其实是一个人将自己融入城市血脉的过程。那些线路、站名、换乘通道、出口的风,慢慢不再是陌生符号,而成了生活的坐标。城恋就是这样长出来的: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,而是某一天发现,自己已经离不开这里的速度、秩序、便利与自由。

其三是精神上的扎根。彭家河从“借道而驰”的过客,变成“心是归人”的定居者。这种扎根,不只是户口、房子或职业,而是情感上的认领。他写成都,不再写“它”,而是写“我城”。他依恋都市的包容,依恋地铁里无人打扰的匿名,依恋街巷中热气腾腾的日常,也依恋这座城市给一个写作者的机会与尊严。他在精神上扎根蓉城,每一次在地下奔跑,都与成都同频呼吸。

全书结尾,他写下:“人们在地下奔跑,地铁载着成都奔跑,成都在新时代奔跑,这都是我百读不倦的诗行。”一语道破人与城的共生羁绊,个人的奔赴与城市的成长同频共振,漂泊之心彻底落地生根。一个人爱上一座城,不必生于斯,只要在奔跑中把心安放下来,他乡便可成故乡。

从过客到归人,从遥望乡土到都市扎根,彭家河用文字完成了最动人的精神蜕变。他安放好过往的乡愁,在蓉城的烟火中收获温暖、沉淀深情。《在地下奔跑》不仅是一部“蓉漂者”的个人成长手记,更记录了时代洪流中无数异乡人的扎根之路,以温润质朴的笔触,定格都市包容的温度,书写出真挚动人的城市之恋。



《在地下奔跑》
彭家河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书史足自悦,要用勤与劬。



文化观察

最初的故乡是书籍

□蔡旭峰

人应该有两个故乡,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,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。翻开《梁晓声人生感悟》一书,但见全书分为品味读书、时评论道、漫谈教育三辑。书名将书籍喻为最初的故乡,留给读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思索空间。

主张“读,实在是一种幸福”的梁晓声,在《读书会让寂寞变成享受》一文中,面对孤独寂寞的侵扰,选择以读书坦然抵御;在《读的烙印》里,面对时代剧变,无不欣然地告别曾滋养心灵的理想主义……《藏书的断想》追忆伊文思小姐在生死抉择之际,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、从容赴死的贵族精神;《阅读一颗心》重读雨果,是对美好人性与天道原则的文学立场的致敬;《唐诗宋词的背后》大胆剖析灿若星辰的唐诗宋词背后男尊女卑的桎梏。

平日伏案笔耕的梁晓声,持续为读者奉献丰沛的精神食粮。身为政协委员,他参政议政、直言不讳,自觉扛起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,这一点在“时评论道”一辑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面对不少学子乃至部分成年人的人生困惑,他在《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》《积极的人生不妨做减法》《人生和它的意义》等文章中给出清晰有力的回应,既阐明一己观点,也让读者在条分缕析中获得启发。“‘文明’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,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”梁晓声在《文明的尺度》中如是说。而他在《中国的文化需要补课吗》一文发出振聋发聩的感慨:“我们的文化,端详它半个多世纪里的容貌,在人文主义的思想方面是太稀缺了。”怀有知青情结的梁晓声,以近七十页篇幅写下《我看知青》,分为十个章节,敞开心扉,直抒胸臆,作了一次深情回望。

“以我的眼看大学,我看到的情况似乎是一——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普适的人文准则若有若无。”梁晓声一改平日温和,在《论大学》中坦陈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病。《关于情感教育》《关于好人、坏人》《纸婆该由谁倒空》等篇,论证缜密,充满辩证力量,绽放理性思辨之花,对“天之骄子”的道德情操施以润物无声的滋养与纠偏。这正是曾获全国师德标兵奖的梁晓声愿意倾心去做的。在“漫谈教育”一辑中,同样引人注目的,还有《关于真理与道理》的思辨,《论中文之中国意义》的解构与重构,《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》的自警自省……

与他的长篇小说恢宏的视野、厚重的内容、宏阔的叙事相比,梁晓声这些历经岁月淘洗、饱含历史沧桑感的人生感悟,形诸文字、辑为一书,集中展现了他随笔精警、犀利、质朴的个人写作风格,呈现出别样的精彩。

当年,我曾被梁晓声的小说《今夜有暴风雪》深深震撼;而今捧读这本洗去岁月风尘、袒露人生本真的文集,思绪不由自主地震颤、沸腾、激荡,如天马行空。



《梁晓声人生感悟》
梁晓声 著
人民出版社

独立书评

以文筑梦

□张家鸿

作家是怎样炼成的?回溯文学创作之路时,每个作家都可以给出大体相近却各有不同的答案。在《我的作家之梦》中,沈世豪通过切身且深刻的体验、切近又细腻的感受,给读者以方法的指引,更给予精神上的引领。

那些对美之画面的铭刻与定格,可谓书中最让人难忘的瞬间。美的要素于作品中如星斗般的存在,悄悄指引着沈世豪,现实的艰辛与残酷之外,还有指向心灵的种种值得审视、珍藏。于中学就读时,县城虽然有电,却经常停电。停电固然影响学习,可是当校园里因此而点亮1000多盏煤油灯时,星星点点,犹如天上星斗,何其浪漫、壮观,困境中弥漫的诗意,至今萦绕在他心头。在他笔下,美不仅是肉眼可见的,更需内心感受与体验。他人眼中寻常之物,对他来讲,皆因内心的明亮与敏感有了别样的意义。对当时的作者来讲,痛苦的遭遇、凄凉的心境,因为它,得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筛选与过滤。既如此,内心的愿望越发强烈,脚步愈发坚定。对作家来讲,如何强调美的作用都不过分。至少,美是不可缺少的存在。它润泽心灵,让丑陋与粗鄙远离;它强健心灵,让惶恐与畏惧转瞬即逝;它滋养心灵,令勇敢与坚韧驻扎于灵魂中。

《我的作家之梦》堪称沈世豪的自传,只不过其中最夺目、最闪耀的不是别的,而是文学。从迷茫到启蒙到一路追求,直至梦想照进现实,沈世豪是幸运的。不能忘的是,他的文学源自一路上照耀过他的许多人的文学。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,文学是美好之物,既然少年心中有它,那么给予鼓励则是成人之美。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心态与认知,才让当年的他们对当年的沈世豪另眼相待、刮目相看。因此,少年心中的梦想之火才能燃烧得更加炽热耀眼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当沈世豪深陷困境,身陷迷茫的时候,他们传递过来的点滴暖意,都是命运给予沈世豪的

一个机会,得以突围而出抑或逆流而上,把这些文学之光或文学之火写出来,在沈世豪这里已然成为一种责任。他们的存在,解释着他文学之路乃至生命之路的缘故。

然而,光的照耀与火的点燃,莫不以个体长期的投入与恒久的热爱为前提。若无“跑”的精神与行动,何来《钢铁的旋律》这部厚重的作品?老老实实到一线去,与钢厂众多建设者们打成一片,深入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中,把感受与了解做到极致。是热爱,更是较劲。跟自己较劲,跟文学较劲,跟作品较劲。这样的较劲多了,久了,作家的作品才会越来越厚重,越来越有生命力与影响力。

由此可知,最为重要的,或者说必备的前提是热爱。非热爱,无法有长达几十年的持续付出。热爱,足以排除万难;热爱,足以抵制诱惑;热爱,足以坚定志向。对怀抱作家梦的人来讲,怎样才能逐步靠近理想彼岸,注定是他们想要从《我的作家之梦》中获得的启发。或者说,心生这样的念想,乃自然之事。热爱是必然的,它是第一要素,没有它,一定没有后来的一切。当年,同学们午睡之时,他独自一人坐在孔子像后头,沉迷在文学名著的世界里。其次,要有恒久的艰苦且坚韧的付出,爬上30米高的化铁炉,在狂风恶浪中下海,皆为其中的缩影。此付出包含三个层面,一是阅读,二是练笔,三是观察并思考。热爱是精神方面的,付出是现实方面的,二者缺一不可。



《我的作家之梦》
沈世豪 著
作家出版社



书卷有情

风从书卷来

□余金荣

书,于我,大约便是一场不曾停驻的奔赴。从街口那小人书摊的矮凳上起身出发,便再没有回头。

那时两分钱便是一方天地的门票。悟空从纸页间一个筋斗翻出来,金箍棒扫得我心头火烫;梁山好汉挤在字缝里猜拳,酒气仿佛能透过油墨扑上脸颊。读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,我攥紧拳头,觉得有朝一日自己也该跨一匹马远行。更有那隋唐烟云,秦叔宝策马立在落日里,一杆金铜挑得起半壁江山;程咬金的三板斧劈开乱世,砍出的却是瓦岗寨上一轮慈直的门。

如今想来,那些薄薄的画本,原不过是文字世界叩门的声响,轻轻一敲,竟敲出了近半一生的回响。

真正沉下心来读书,是在迷上三毛的年少。

她的书我零零星星借来十几本,封面大多卷了边,想来是被许多人摩挲过。最喜欢《撒哈拉的故事》和《万水千山走遍》这两本,午后常坐在窗边读,一抬眼,窗外没有撒哈拉,只有邻家晾晒的蓝布衫在风里飘摇。可我知道,荷西在等她,等得固执,等成一个坐标。三毛写骆驼头骨,写她用捡来的瓶子插一小束野花——全是些微生般的小事,却教我忽然醒悟:原来日子除了考试与分数名次外,还可以有星河,有长风,有一个肯陪你走遍万水千山的人。她穿蓝布长裙在沙漠里走,裙摆扬起来。后来我也爱穿长裙,不为好看,只为觉着那风一吹,仿佛也能触到文字里的自由。

三毛给我的是旷野长风,而《红楼梦》,是淋过整个青春的一场细雨,初时不觉得凉,待到真正读懂。

初读红楼,最动心的,自然是宝黛初见,是“偷来梨蕊三分白,借得梅花一缕魂”。黛玉的诗才像月光,清冷明净,能照进人心底最深的褶皱。那年过年,我走遍花市觅得一株白海棠,花开时节,满屋子

便都是“碾冰为土玉为盆”的气息。再读,便沉在凹晶馆的联诗里:“寒塘渡鹤影,冷月葬花魂。”读到这句,脊背一凛,仿佛被什么冰凉的手指点了点。后来才懂,湘云如鹤,黛玉似花——命运竟藏在那样工整的对仗里。曹雪芹将悲伤描摹得如此雅致,年少的我,一度以为苦痛本身,也是一种诗意。

等到第三次翻开,我已站上讲台许多年,批改过无数或工整或潦草的作业,也常在深夜对着一室寂静发呆。再看黛玉葬花,不觉泪下。不再只为儿女情长动容,而是读懂了那份属于女子的清醒与孤绝。而宝钗的隐忍、探春的通透、凤姐的殚精竭虑,哪一样是“手段”二字概括得了的?她们都被那时时代所困囿,各有各的悲欢,各有各的崖边。

后来迷上散文,是另一种缘分。

不再贪多,只愿沉下来,与文字静静对坐。周作人的文章似隔年的雪水,初尝无味,回甘却长;汪曾祺写草木,写葡萄抽藤,写豆腐点卤,字字都是人间的寻常烟火。

自己也试着提笔。写窗外的落雨,写昙花在暗夜里一现,栀子香在六月告别,写粉笔灰在阳光里浮沉。写得慢,写了改,改了写,像老妇刺绣,一针一线,皆是本心。近年来读到李娟,她立在阿勒泰的旷野里,写落雪,写羊群,写人与大地的角力,字句粗粝,却滚烫。迟子建笔下的北国风雪中,有驯鹿,有渔火,也总藏着一炉微温的慈悲。好的文字大抵如此:一边把人往外推,去看更广阔的天地;一边把人往家拽,教人珍惜手边的灯火。

读书于我,早已不是获取知识,而是呼吸。那些字句堆积起来,便成了年轮,一圈圈裹住生命。先生常笑我痴,我辩解,谁叫那黄金屋与颜如玉,偏生这股教人着迷呢?

一个女子,从蹲在书摊前看小人书的小丫头,慢慢长成站在讲台上的教书人。日子不长不短,书一直在手边,翻开,合上;合上,又翻开。从不觉着是在“坚持”,不过是像吃饭睡觉一样,成了活着的惯常罢了。

倘若这份痴也算一桩病,那我甘愿病着。风从书页间吹过来,凉凉的,带着三毛裙摆的沙粒,也带着黛玉袖中落花的寒香。这风,我追了半辈子,犹觉不够。也罢,追不完,便追不完吧。



(CFP 图)



新书快读

精彩文摘

●冬是孤独,夏是离别,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,唯独秋,渗透所有的季节。
——阿多尼斯《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》

●秋天的风性情不定,像一个跋涉千里,访友不遇的人。
——简媜《私房书》

●十月份的秋色是我最喜欢的,这时候阳光清凉而又明亮,像秋水一样清明,田野中一片金黄,也与夏天成熟的稻麦不一样了,它们让人觉得温暖,而不是像麦芒一样,令人发慌。
——舒飞廉《草木一村》

●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吹来的。
——木心《素履之往》

●秋天的白云,温柔如絮,悠悠远去;梧桐的枯叶,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。
——曹文轩《草房子》

●秋日薄暮,用菊花煮竹叶青,人与海棠俱醉。
——林清玄《温一壶月光下酒》

●其实秋天不是秋天,秋天是夏天努力地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。
——李娟《阿勒泰的角落》

●如果你能在秋季到来,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,一半轻柔,一半含笑。
——艾米莉·狄金森《如果你能在秋天到来》

《我住长江尾》

内容简介:

2021年冬,作者从上海市区搬到崇明岛,教书之余,种菜读书。《我住长江尾》记述了作者五年来春种夏长、秋收冬藏的种菜日常及与岛上乡邻的交往互动。作者将广博学识融入田园实践,赋予朴素生活独特的人文意趣。文字轻松灵动,幽默处令人莞尔,深情处直抵人心。文中自然漫溢对故乡、童年的追忆;同时,亦不乏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。这既是一位学者扎根土地的真实记录,也为身处快节奏都市生活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生活样本。



段志强 著
中华书局

《破空:春秋异客传》

内容简介:

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中的人物,如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。他们自空无中赫然而出,是华夏文明的“少年”。他们或不成熟、不稳定、不世故、不油腻,却又如此热烈、鲜活。这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。在这里,作者追随史家之笔,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,通过十一个故事,书写他们的精神与命运。



李敬泽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